整 院裡,望著燈號,9號、10號、……、14號、15號、……25號,又跳回13號。對於在門診外的看診人而言,期待下一個叫到自己,緊緊地望著那燈號,隨著燈號「叮咚」一聲,心裡一震,所有人不約而同地朝向同一個看板,望向那電子燈號的燈版猜著:「那是我、」「我是下一個、」「還剩五個、」「怎麼那麼慢、」「怎麼又跳回13號!」每個人正算計著那燈號的思維——「那是我」,所以收拾著手上的門診資料,蹒跚地走進診內,心裡想著,我會好吧……,也等著醫生給一個肯定的字「是的」。「怎麼那麼慢」,坐在一處的人家正喃喃自語,說著「已經等了一個小時,什麼才會輪到我。」總希望別人能看得快一些,當輪到自己時能夠看久一點,想必這是下一個,下下個,再下很多個等的人,共同的想法。

是的,人們總想著擁有長久的美好,在輪到自己進入診內時,希望時間暫停,就剩醫生和自己,讓醫生用盡十八般武藝,修理全身毛躁不安,搞怪的壞胚子,想著那帖出自醫生的藥方,能像仙丹妙藥,藥到病除。時間其實沒有停,然診內,診外卻各懷著全然不同的期待,在那看診時間的拉拔裡。燈號閃爍後,一個等待的處角裡,傳來聲音說著:「怎麼又跳回 13 號」,「本來下一個是我的。」那正燃起希望的「阿桑」有些疑惑。原來,前面的 13 號遲到了,補了進來,插進該輪到的下一個,26 號……,然又回到了 13 號。行色匆匆的 13 號,想著本來早該輪到我,又多等了 24、25 號。13 號說著:「終於輪到我,我本來就比較前面。」在面對下一個燈號的人們時,那 13 號一付理直氣壯的模樣,快步走入診間。只留下那下一個,該是 26 號吧!有點失望,就在準備起身時,又坐了下來。有些無奈,卻不能放棄下一個燈號,近在眼前的自己,那是十拿九穩的下一個,叮咚聲「26 號」。

Meeting 時,沒有診間的燈號,沒有可以操控燈號的儀器。然好似門診表上的時程表,星期二上午診,星期三下午診,星期五下午診。與著學生們約著時間,要求在 Lab. standing-by,「掛號」等著「看診」,討論這陣子的工作進度。有著醫生的問法:「這週有沒有進步,感覺比較好一些?」(在工作裡,這週有沒有啥突破,靈感來了嗎?)「哪裡不太舒服。」(工作裡,哪裡看不太懂);「上回你的檢查報告已經出爐,情況還算樂觀。」(工作裡,上次你寫的研究報告,已經看了,不錯,有些想法在裡頭);「我這次給你開的藥,有降低血壓的,有減輕疼痛,會有些想睡的

副作用,不過沒關係,就睡前那包比較明顯。」(工作裡,這次我將給你一篇研究論文閱讀,在裡頭,有些演算法的應用可以降低我們方法的計算複雜度,更節省時間,但有些增加額外空間的可能性,不過沒關係,只要分析部分做說明,應無大礙。)

結束了這一個,醫生按了燈號。(在工作裡,我撥了電話,找了下一個。)醫生看了燈號數, 瞄向那桌上的報告, 吸一口氣, 然後盤想那下一個的病情……。(那似也是在工作裡的動作。)對於「下一個」的「我」, 與著那「Lab.」的人有著同樣的心情, 等著下一通的電話聲響, 鈴鈴……。

~秋風/王旭正~